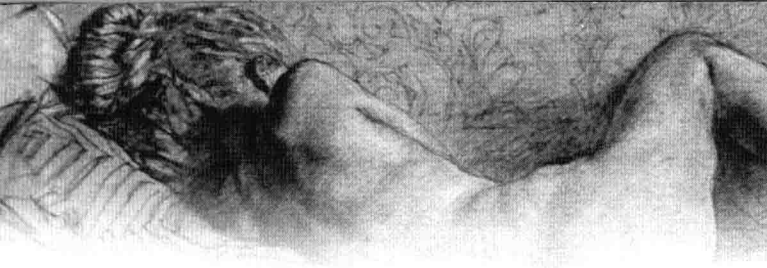


倾空的器皿

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徐 丹 著



倾空的器皿

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徐 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徐丹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1

ISBN 978 - 7 - 5426 - 3899 - 1

I. ①倾…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835 号

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著 者 / 徐 丹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吴超慧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78 1/16

字 数 / 165 千字

印 张 / 16.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899 - 1/I · 612

定 价 / 35.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成长的过程	(13)
第一节 分离:黑暗的甬道	(16)
一、成年仪式中的分离:分离的区域;禁忌;孤独感的缺乏	(16)
二、民间童话中的分离:分离的动力;分离的区域;禁忌及 惩罚;孤独感的缺乏	(18)
三、小说中的分离:分离的动力;分离的心理体验;分离的区域; 内在分离(自我的形成与秘密体验);打破禁忌的性探索	(28)
第二节 考验:灰烬时代	(55)
一、成年仪式中的考验:考验的形式与动机;心理体验的 缺乏	(55)
二、民间童话中的考验:创伤经验;行动性考验;恐惧感的 隐匿	(59)
三、小说中的考验:创伤经验;行动性考验;丰富的心理 体验;考验的结果	(73)
第三节 互渗:倾空的器皿(一)	(96)
一、成年仪式中的互渗:与鬼神的互渗;魔力;去魅的部族 秘密	(96)

倾空的器皿

二、民间童话中的互渗:与鬼神的交往;对魔物及魔力的使用	(101)
三、小说中的互渗:宗教信仰中的神;幻觉及复振仪式中的魔鬼;想象力与创造力;戏仿与亵渎叙事	(108)
第四节 互渗:倾空的器皿(二)	(133)
一、成年仪式中的互渗:普通集体表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133)
二、小说中的互渗: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极权时代意识形态重压之下、当代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成长者	(135)
第五节 再生:天真与经验之歌	(157)
一、成年仪式中的再生:再生的形式及实质	(157)
二、民间童话中的再生:变异的再生仪式;再生的标志(婚姻与权力)	(159)
三、小说中的再生:再生仪式的简化与变异;自创的再生仪式;天真与经验	(164)
四、成年仪式的衰落及个人仪式的兴起	(175)
第二章 成长中的社会关系	(177)
第一节 家庭关系:他们的火一息不灭	(180)
一、成年仪式中的家庭关系:父母的养育职能;性别认同的原型	(180)
二、民间童话中的家庭关系:父母的复杂面貌与双重职能	(183)
三、小说中的家庭关系:家庭职能(爱与促进分离)的充盈或匮乏	(193)
四、文化模式与家庭关系	(203)
第二节 共同情谊:在我坟上起舞	(205)
一、成年仪式中的共同情谊:仪式中的男性情谊;秘密	

目 录

团体	(205)
二、民间童话中的共同情谊:兄弟关系;旅伴情谊;姊妹	
关系	(206)
三、小说中的共同情谊:同胞情谊;青少年团体;私人友谊	(209)
第三章 成长中的性别分隔:当土地决意封杀	(219)
第一节 成年仪式中的性别分隔:女性的附庸与劣等地位	(221)
第二节 民间童话中的性别分隔:被动承受性别角色;在	
传统劳作中享受生命;性别抗争	(223)
第三节 小说中的性别分隔:被动接受附庸地位;主动迎接	
女性气质;性别抗争;重生或夭折	(226)
结 语	(235)
参考文献	(239)
引用作品	(245)
童话篇目	(253)
后 记	(259)

绪 论

“倾空的器皿”取义于圣经,“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工,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①女子亦为“软弱的器皿”^②。圣经中多处将人比作器皿,意指生命原本由神转造,自我只有被倾倒以至空无,神的气息才得以进入以至满溢,隐含着灵魂与神的互渗。这正是标志成长的成年仪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成长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生理与文化现象。广义上的“成长”贯穿人的一生,本文则将其限定为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成长,即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在原始社会,人们将这样的成长理解为童年的死亡与成年的新生,并通过成年仪式(又称启蒙仪式、入会仪式、献身仪式等)来确定。成年仪式属于过渡仪式,过渡仪式“标志着每个人在一生的周期中所经历的一道关口:从某一阶段进入另一阶段;从一种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进入另一种角色、地位;它将生物定数如降生、繁殖后代与死亡和人类及文化经验统一起来”^③。可见,过渡仪式的功用在于创造人的文化状态,使人拥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成年仪式旨在创造人的社会生命,在过渡仪式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以至于被埃伦伯认为是“一切民间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④。

① 《新约·提摩太后书》2:21。

② 《新约·彼得前书》3:7。

③ [美]巴巴拉·梅厄霍夫,《过渡仪式:过程与矛盾》,方永德译,见[美]维克多·特纳选编,《庆典》,方永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138页。

④ 王青,《从文学受难母题中看“成年礼”的原始遗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第75页。

成年仪式含有一系列完整的程序：参与者被隔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边缘区域；接受种种损伤肢体、磨炼意志的考验；在考验中与本族的集体表象互渗（集体表象包括神圣的东西、邪气（mana）、图腾、巫术和宗教信仰等，互渗即为部落成员与这些表象的神秘统一^①）；被传授与部落生存技艺与传统文化；回归部落，被确定为再生，获得完全的成人资格。这些程序本身就意味着行动，不少人类学家也把成年仪式称为“戏剧化的艺术的演出”^②，即以戏剧化的象征性行动公开把儿童重新定义为成人。因为这种戏剧性，以成年仪式为原型来观照文学作品就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选择的是民间童话和小说这两种叙事型文体。

民间童话是与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相互依存的一种故事形态，往往以天真质朴的虚构形式来描绘人类真实的世俗生活情态。卡尔维诺认为，“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这些民间故事是男人和女人潜在命运的记录。尤其是那些即将决定人们命运的人生阶段的记录：例如年轻人的出生（这本身就往预示今后的命运），离开家乡，最后经过种种人生的磨难，长大成人，成为人类的一员。”^③约瑟芬·埃文思·塞克尔也指出女性成长的普遍模式：“女儿们必须经历各种冒险：走入森林，越过大火，穿越国界，甚至钻入地下，最后都要回家。”^④年轻的主人公在民间童话中的成长历程被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旅程，以至于旅行成为童话内在的一部分，支撑着故事的整体结构。灰小子“跟着西风穿过无数灌木丛和沼泽地”^⑤；小王子“越过高山和峡谷，穿过森林和草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该干些什么”^⑥……这些以途中的青年人为主角（童年期在民间童话中绝少被表现，或被表现

①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6页。

② [英]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87页。

③ [意] 伊泰洛·卡尔维诺编，《意大利童话》，序言，刘实之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8页。

④ 约瑟芬·埃文思·塞克尔编，《母亲与女儿的故事》，后记，孔燕平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3，第80页。

⑤ 《索里亚·莫里亚城堡》，见[英]安德鲁·朗格编，《红色童话》，陆振慧、何越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第42页。

⑥ 《长着金胡子的人》，见[英]安德鲁·朗格编，《绯红色童话》，卓超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第159页。

得极为短暂,因而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或少年形象)的故事反复展现了人们离家出门、经历各种考验与斗争、在旅程的终点获得身体或灵魂上的再生等过程,间接地演绎了原始成年仪式。

1923年,保尔·圣伊夫在《佩罗的童话及相应的故事》中提出一种饶有意味的假设,即“欧洲魔幻故事某些题材的基原为仪典(成年仪礼和狂欢仪典)”(此处的魔幻故事即民间童话);普罗普也在《魔幻故事的历史根源》中提出成年仪礼是魔幻故事结构的总的基原,“魔幻故事包容有仪典情节(特别是与成年仪礼有关的情节)”,他甚至把部分魔幻故事当作仪式的反处理,比如“成人仪式的神圣监护者,成为被英雄人物殛杀的蛇妖”^①。将民间童话完全归源于成年仪式,不无片面,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至少,“大多数童话都是庆贺不胜任的旧自我即将在一个更高的生存层面上重生时在比喻意义上的死亡。”^②玛多娜·科尔本施拉格在《与睡美人告别》中揭示的这种死亡与再生的实质也正是成年仪式的核心内容。

民间童话中儿童形象的匮乏与童年在文化意义上的隐匿有关。“据菲利普·阿里耶考证,‘童年’作为一个明确的、被普遍承认的状态,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欧才被‘发现’(或者更精确地说,被‘发明’)。在此之前,儿童的穿着,对待儿童的态度,都将他们视为‘小大人’,他们既无特殊需要,也无任何特权。”^③也就是说,此前的童年处于整个社会的边缘地带,直到被确立其合法化的概念之后,才拥有它独立于成年的本质与需求。随之而来的是“青春期”的发明。斯坦利·霍尔于1904年在《青春期》中将青春期确定为人类生命周期中一个明确的内在发展阶段;而后,斯普兰格称之为“第二次诞生”^④;布洛斯形容其为“第二次断乳期”,认为青少年要“切断自童年早期起到青春期为止的感情主要来源”^⑤。此处揭

① [苏]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105、106、141页。

② [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92页。

③ 《过渡仪式:过程与矛盾》,见《庆典》,第140页。

④ [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⑤ [英]J. C. 考尔曼,《青春的本性》,杨高潮、杨新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示了青春期的实质是从童年到成年的再生性过渡。

作为现代文化的产物,青春期并不存在于所谓的原始文化当中,但“原始社会中唯一相当于现代青春期的是一段与社会隔离的时期”^①。也就是说,青春期与成年仪式在文化特性与功能上存在对应关系。不仅如此,青春期开端的年龄与达到成年仪式要求的年龄也大致相近。在各个历史时期,青春期的年龄因影响智力、道德与感情发展的时代条件的差别而异;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与地域,也因个人体质状况差别而异。维尔斯特认为青春期是从发育到18岁出头;^②Thomas Wythorne认为是15—25岁。^③因而,不能完全根据年龄来界定青春期的时间跨度。但青春期的开端却是一致公认的,以女孩的月经初潮和男孩的阴毛长出或初次射精为标志。^④这与原始社会的宗旨一样,以生理上的成熟来确认成长。但成年仪式往往历时不长,从数日到两三年不等,因而在现代语境中可以作为青春期简略的原型象征。

由于童年和青春期概念的确立,儿童和青少年开始在文学作品尤其小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文学史“在18世纪下半叶发现童年的典型……青春期在小说中的有关描述只在20世纪出现”^⑤,并且“20世纪以青少年为主人公的小说数目激增,已形成一股明确的风潮”^⑥。伴随青春期而来的生理紧张与社会危机作为发育阶段特有的现象,为小说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

成长是由个体种质和文化机制共同决定的,现代社会和原始社会所处的文明阶段和文化条件不同,其成长面貌也必然不同。当仪式在现代社会渐趋衰微,没有明确的成年仪式作为一种稳固的文化体系去限定成长时,个体成长便越益纷繁,带有一定的多元化和复调倾向。但“个体的

① Barbara. A. White, *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Childhood in American Fict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5, p. 6.

② [美]朱迪丝·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张家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159页。

③ Katherine Dalsimer, *Female Adolescence-Psychoanalytic Reflections on Works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

④ 《必要的丧失》,第94页;《青春的本性》,第8页。

⑤ *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Childhood in American Fiction*, p. 12.

⑥ Ibid., preface, p. ix.

精神生活中可能不仅存在着他自己所经验过的东西,而且可能在出生时就携带着种族发育根源的碎片这种原始遗产”^①。这种种族遗产借由集体无意识这种潜在的心理机制进入个体的经验,并赋予经验以普遍与先验的性质。因而,尽管现代文明中不存在原始成年仪式,它依然以破碎或变形的形式进入青春期。而有关青春期成长的小说也相应地呈现了成年仪式,体现在小说的意象、主题和结构等方面。比如隔离、考验、再生等主题在作品中反复出现,连续叠加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完整的原型结构。成年仪式甚至影响了某些小说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它作为“‘教育’及训练之最为古老的形态(后者旨在使少年具备参与部落成年成员之经济、军事和宗教生活的条件)”^②,其概念被应用于德国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 Bildung意为“按上帝的形象塑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教育功用)。在英语文学中,成长小说名为 initiation story (initiation 本义即为成年仪式),其通行的定义由马科斯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中提出:“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③从此定义中可以看出带有创伤性质的考验对于成长的必要性、童年的终结与成年的再生,这都属于成年仪式的过程及功能。

综上所述,成年仪式的原型意义使它与民间童话和小说的连接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本书整理了大量有关世界各地成年仪式的资料,从中提炼出成年仪式的过程(包括分离、考验、与集体表象尤其是鬼神的互渗、再生等四个行动性阶段)、成年仪式中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和共同情谊)、成年仪式的性别分隔职能等三个部分,形成论述的主体结构,同时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方法,来研究欧美民间童话和小说中的成长主题,既探讨成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它所属的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又揭示有关成长的文学主题及叙事手段的衍生与发展。需

① [奥]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88页。

② 《神话的诗学》,第356页。

③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要指出的是,在青春期概念出现之前,类似于青春期成长的生理与文化阶段就已存在于成年仪式和童话故事之中,否则三者就失去了可比性。选择民间童话和小说这两种文体,是因它们在叙事形态上较之于戏剧和诗歌更具典型性,可与成年仪式的叙事性相契合,并且它们连同仪式本身就反映了青春期成长所属的不同文明阶段。

将民间童话与小说并置,也因两者之间有承继与变异的关系。“童话也是一种原叙事,或原始叙事,其他通俗样式的叙事都是从童话发展而来。”^①童话在叙事手段、人物形象、题材和母题等方面都影响着小说。比如灰姑娘、睡美人、小红帽等角色已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原型,有意无意地沉淀在小说叙事中,得到承袭式的传统表现,或是大胆的变形与解构;后者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和《蓝胡子》,夸张的反讽与颠覆使得童话的天真情境在芜杂纷乱的后现代语境中荡然无存。另外,小说虽对民间童话有所沿袭,但因其文体本身的特性,人物与情节较之于童话更为饱满,叙述节奏也更为舒缓和沉稳,这使得成长主题在小说中比在童话中有着更为丰富的、非类型化的表达。

最后需要加以标志的是成年仪式、民间童话与现代小说中成长历程的时限。成年仪式作为一种与世俗生活迥然相异的戏剧性过程,所分隔和占有的时间是非常明确的。民间童话中对应于成年仪式的成长历程多为主人公离家向外界发展到进入婚姻为止。成年仪式的职能之一便是确认参与者拥有结婚的资格,民间童话所表现的农业与手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活模式较为单纯,因而延续了这种理念,以婚姻作为成长终端的标志。到了现代文明时期,从前那种由婚姻来确认成年的时代已渐渐过去,“青少年将其事业与婚姻推至 25 岁之后,从而获得扩展。”^②婚姻不再作为青春期结束的标志,况且青春期本身历时往往长于原始社会和民间童话中所表现的那段成长时期。“如果童年期向成年期过渡的间隔延长,那是因为文明在迈向一个更高的阶段。”^③叙述青春期成长的小说也因此拥有更为自由开阔的表现空间。

①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第 93 页。

② 《过渡仪式:过程与矛盾》,见《庆典》,第 167 页。

③ *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Childhood in American Fiction*, p. 10.

关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因所搜集的英文专著与论文的匮乏,本文只能就目前占有的有限资料加以评述。

国外的童话研究涉及成长问题时,多以心理学、尤其精神分析的方法探讨民间童话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意义。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愉悦之术:童话的意义与重要性》(中译为《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中指出:“童话关心的不是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信息,而是发生在个人心中的内在变化过程。”^①由此确立了童话的精神探索价值:从故事中寻找和解决儿童在成长中遭遇的心理冲突与困境。因而故事中的人物与行为只是被赋予形体的自我意识、人格面具和心理机制;事件被视作内心进程的外化;森林、旷野等可视的地域象征着无意识领域……作为阅读者的儿童对故事的反应仅仅是投射与居同。“正在发育中的少年必须告别孩提时代的舒适和安宁——以迷失在险象环生的莽莽密林之中为象征;他必须正视自己暴烈不驯的冲动和焦虑不安——以遭遇猛兽或巨龙为象征;他必须认识自己——以遭遇奇人怪事为象征。通过这一发展历程,孩子身上原有的童稚无知消失了。”^②这段话表明含有再生式成长主题的童话完全沦为探索现代儿童心理发展的工具。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延续了贝特尔海姆的研究思想与方法,确认了童话在儿童自我形塑中所扮演的角色。童话中英雄成年的标志——“成为国王”变成儿童“自我实现”的象征;被屠杀的恶龙象征少年的阴影(即自我的阴暗面),以至于童话本身就像是一个屠龙者,具有精神抚慰和治疗的作用。雪登·凯许登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中进一步挖掘了童话中的心理象征体系,将女巫形象及其负面行为完全对应于儿童在人性上的负面因素,如虚荣、贪婪、嫉妒、懒惰、性欲等;而与女巫的斗争和获胜意味着解决和消灭儿童难言的内心冲突,使之顺利成长。

维蕾娜·卡斯特在《成功:解读童话》中指出童话的故事进展描述的是解决问题、发展自我的过程。她通过对体现“上帝的孩子”原型的英雄

① [美]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舒伟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5页。

② 同上,第271页。

式成长历程的分析,指出英雄途中所遇的反面人物如恶意的国王、女巫和魔鬼等都象征着自我中的阻碍机制(反之,正面人物都体现了自我中的建设性力量),与他们作斗争即与自我中的阴影作斗争。这与雪登·凯许登的思想基本上无异。但她以万·热内的过渡仪式理论来分析主人公生命阶段与生活区域的转换,这种原型批评对本文的研究方法颇有启发。罗勃·布莱的《铁约翰:一本关于男性启蒙的书》被誉为美国“新男性运动”的圣经,借用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对格林童话《铁约翰》进行详尽的解读,指出故事中与成年仪式对应的成长阶段:主人公离家进入森林,前往未知的黑暗领域;身体的创伤使之审视并发掘内在灵魂的能量;铁约翰作为父亲形象的替身指引他离开母亲的世界,走入成年男性的世界,实现了新生。然而研究并不局限于与原始仪式的单纯对应,而进一步挖掘故事对于当代少年成长的意义,比如接近深处的男性潜能的必要性、正视与引导自己的创伤经验对启蒙的意义、包括父亲和祖辈在内的成年男性对男孩的引领作用等等,呈现了宽广的文化视野,可帮助开拓本文的研究思路。

“童话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一种对于愿望的满足,是解决冲突和赋予经验以意义的抽象的梦……是对个人心灵为挣脱恐惧和强迫行为而做的挣扎的隐喻。”^①“童话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社会雏形,在虚拟的情节之下,让我们预备了进入真实世界的能力。”^②这两段话恰好概括了以上论著的特性:过分追求民间童话在现代情境中的象征意义,而舍弃其文化原生意义;过于强调童话在心理学上的实用性,而忽视其独立的文学意义,即文本内在空间的丰富性。而精神分析又使部分研究流于模式化和牵强附会之嫌。本文将吸收其中部分论点,不否认民间童话的现代性,但更关注童话本身所反映的那种在现代工业文明发生之前的文化情境中的成长特性。

小说方面包括对成长小说的文体研究和对小说中成长主题的归类研究。

在德国,成长小说又被称为教育小说或发展小说,“往往是以一个所

①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第92页。

② [美]凯萨琳·奥兰丝姐,《百变小红帽》,杨淑智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5页。

谓‘白纸状态’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①巴赫金指出教育小说出现于18世纪,并强调它所塑造的是成长中作为动态统一体的人物形象,即情节参与人物性格的形塑。^② Mary Jean Demarr 和 Jane S. Bakerman 认为教育小说更注重人物外在的旅程而忽视其内心历程。^③ 关于英国的成长小说,James Johnson 在 *The Adolescent Hero: A Trend in Modern Fiction* 中指出,“帕米拉、汤姆·琼斯、大卫·科波菲尔等类似的主人公都面临谋生、适应婚姻和战争等成人问题,青春期本身的心理氛围却没有得以集中表现。”^④ Barbara. A. White 亦指出19世纪小说(包括德国的教育小说和英国的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展现预定改变他们本性的内在力量”^⑤。

科恩在《自我论》中揭示了含有成长主题的各类欧美小说中主人公内在精神的发展:在流浪小说——苦难小说——传记小说——教育小说——心理小说的发展中,小说叙事原则经历了“描述主人公的认定性”——“描述主人公行动着的、存在着的‘自我’”——“描述主人公的性格形成”——“描述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反思的‘自我’”的过渡。^⑥ 在此他勾勒出成长从社会历史性过渡到个体性的走向,也揭示了社会历史环境与人物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把握不同作品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差异性。

欧美成长小说并不局限于青春期成长,时间跨度较长,往往从出生到婚后都算在内,这与本文对成长的定义不同;另外,目前所能接触到的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数量不多。这两个因素使得本文避开成长小说的定义,而只从有关青少年的小说中寻找或明或暗的成长主题,追寻仪式的残迹。

① 刘半九,《绿衣亨利》,译本序,见[瑞士]凯勒,《绿衣亨利》,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2页。

②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230页。

③ Mary Jean Demarr and Jane S. Bakerman, *The Adolescent in the American Novel Since 1960*, New York: The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2.

④ *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Childhood in American Fiction*, p. 12.

⑤ Ibid., p. 13.

⑥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佟景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205页。

文本的分类研究中有不少论述直接启发了本文的部分主题研究。Mary Jean Demarr 和 Jane S. Bakerman 的 *The Adolescent in the American Novel Since 1960* 从青少年的爱与性、家庭关系、友谊、青春期危机、社会机构、对环境的反应、青少年命运等七个角度对 1961—1982 年间出版的 600 部青少年小说作了简略的评介,提出了女性成长在性别上的低劣性、少年成长中对男性权力的极端强调导致青少年帮派的暴力行为等问题。还有一些论著专门研究女性成长问题。Katherine Dalsimer 的 *Female Adolescence-Psychoanalytic Reflections on Works of Literature* 选择了女主人公分属的四个年龄阶段(前青春期、青春期初期、青春期中期、青春期末期)的五部小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青春期的分离焦虑、分离后作为代偿性联系的友谊等问题。Barbara A. White 的 *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Childhood in American Fiction* 关注女性青春期成长中性别同一性的困境,即少女在性别认同上的困惑与绝望。这些观点有助于本文有关性别分隔主题的论述。

国内的童话研究中有少数论文以成年仪式为原型来分析童话文本。陈玉平的《“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礼内涵》认为灰姑娘的故事进程展现了成年仪式的过程;魏美仙的《童话中结婚母题的意义阐释》把磨难结婚主题当作带有考验意味的成年仪式的变体。

有关小说中成长主题的论著有芮渝萍的《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从成长小说的定义、传统、流变、叙事结构、叙事特征、文化透视等角度对美国成长小说进行详实的研究。缺点在于对“成长”的定义过宽,并未限定在青春期,导致外延模糊;结构流于面面俱到的教材式框架;文本分析较为薄弱,故事梗概过多,挖掘出来的成长主题彼此之间联系松散。另有李学武的《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提出特定历史语境(建国十七年与文革时期)中社会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成长模式、文革后自我苏醒时期的个人成长样式、90 年代开始的所谓“欲望时代”的女性成长形式等命题。但成长各主题较为杂乱,没有整合在一个严谨的系统当中,结构稍为涣散;成长的定义同样未在童年与成年期之间加以严格界定;选择的一些作品及其论述未能突出青春期叙事的特质。

有关成长小说的原型批评,代表性论文有张德明的《〈哈克贝利·芬

历险记》与成人仪式》，指出现代小说对成年仪式有着虚拟、变形的反映，并从死亡与再生、导师与魔鬼（实为仪式中的主持者与阻碍者）、河上与岸上（意为天真与经验、童年与成年状态的对立）等角度来系统地分析《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成长主题的原型意义，其细读文本的方式对本文也有启发。